

嘉应客语和粤西南粤语[y]韵消失的历史

刘镇发

提要 撮口韵[y]的消失是广东省客语和粤语方言中较晚近发生的音变。通过不同方言的比较,并利用客语在过去几百年间人口迁移的资料和两种方言的罗马字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广东省客语和粤语撮口韵[y]消失的详细过程。

关键词 客语; 粤语; 撮口韵[y]; 历史语言学

零 引言

传统汉语方言学认为,汉语只有闽南语和客语没有撮口呼,也就是没有[y]韵(袁家骅 1989)。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目前粤北新丰(周日健 1990)、翁源、连南等地(李如龙、张双庆 1992)和被划在“客家话”里的粤中惠州(詹伯慧、张日昇 1987)、河源(李如龙、张双庆 1992),还有闽西南清流(蓝小玲 1999)、闽南秀篆(李如龙、张双庆 1992)等方言一般都有[y]韵。相反的是,被划在粤语的四邑(詹伯慧、张日昇 1987)、阳江(北大中文系 1989)和广西廉州(陈滔 2001)等方言以及大部分赣语方言(刘纶鑫 2000)和部分浙北吴语(俞允海、苏向红 2001)也没有[y]韵。虽然有人认为粤北、粤中的客语有[y]韵可能是语言接触的结果,因为粤北土话、粤北粤语一般都有[y]韵,但闽西和闽南客语的[y]韵便有些奇怪了,因为它们一般以方言岛的形式存在,周边方言都没有撮口韵;而粤语四邑话、阳江话却没有[y]韵,虽然它们附近很多粤语方言都有[y]韵(见附图)。这样一来,语言接触导致[y]韵形成的说法便不免有些牵强。

本文拟从方言比较的角度出发重新探讨这个问题。由于这些没有[y]韵的方言在华南刚好形成一个地理延续体,使我们有理由怀疑[y]韵的消失是晚近发生的变化。再加过去几百年间客家人有相当清楚的迁移史,而且在过去的 150 年间客语有较完整的罗马字记音记载,非常有利于我们探讨这一问题。

一 嘉应客语与[y]韵

传统汉语方言学中客语的范围很广,但一般意义上只专指与梅县话相通的方言。根据刘镇发(1998)的分类,客语可以分为四个次方言,其中以嘉应次方言(以下简称嘉应客语)的使用人口最多,口音也最为一致。嘉应客语共有八个话群:粤东(梅县)、粤北、珠江口、台湾、江西、四川、粤西桂南和海外。除了粤北、四川以外,其他地区的嘉应客语都是过去三百年间直接(大部分地区)或间接(粤西桂南和海外)从粤东迁移出去的,

四川的客语则一般由粤北移民带去。多数嘉应客语的方言点之间通话没有问题。粤北的客语大都是在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由闽西迁入的移民带去的（庄初升 1999），而根据粤东的开发史，与此同时粤东操客语的人口也由闽西迁入（曹树基 1997:410）。也就是说，汀州、粤北、嘉应客语的分化已经超过 500 年了。但今天粤北和嘉应的客语基本相通，而汀州话已经发展成另一个次方言了。

嘉应客语内部的一致性虽然高，但可以根据[y]韵的存在与否分成两类：粤北和四川都有[y]韵，我们可以称之为粤北型；其他的嘉应客语没有[y]韵，可以称之为粤东型。[y]韵的存在不仅跟地理分布有关，还跟历史发展有关。根据历史语言学，嘉应客语[y]韵的出现有两种可能：

(1) 15 世纪闽西的嘉应客语祖语本来没有[y]韵，由于粤北型客语跟有[y]韵的方言长期共处，一些韵变为[y]韵。

(2) 嘉应客语祖语本来有[y]韵，但粤东客语的[y]韵在过去五百年间演变为[i]、[u]或[iu]。

目前粤北型的嘉应客语虽然有撮口韵，但[y]韵只限于遇摄三等部分字，范围比北方话、粤语或粤中客语（如河源）的撮口韵少得多。

二 嘉应客语是否曾广泛地有[y]韵

2.1 遇合三的韵母

我们比较一下嘉应方言遇合三韵母的读音。请看表 1。

表 1 客语遇合三的读音

	泥组	精组	庄组	知章组	见组	疑母	日母	晓组	影组
	吕女	沮取需	助初疏	猪除书	居区渠	鱼	如	虚	瘀雨
梅县	i	i	ɿ	u	i	ŋ	i	i	i
五华	i	i	ɔ	u	i	ŋ	i	i	i
淡水	i	i	ɔ	iu	i	ŋ	i	i	i
新丰	y	y	ɔ	y	y	y	y	y	y
翁源	y	y	ɔ	y	y	y	y	y	y
惠州	y	y	ɔ	y	y	y	y	y	y

粤东型方言中遇合三的韵母多半为[i]（泥组、精组、见组、晓组、影组、日母），部分读[u]（梅县知章组）、[iu]（淡水知章组）、[ɿ]（梅县庄组）或[ɔ]（其他点的庄组）。

根据表 1 的资料，嘉应客语的祖语在分化为粤北、粤东两个类型时，遇摄三等庄组以外的字念[iu]韵，那么粤东型客语在过去 500 年的变化应该是：iu→y→i，而淡水在知章组的读音便是存古现象；粤北型的变化应该是：iu→y，属于新起的变化，虽然比祖语直接有[y]韵多了一个步骤，但这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粤东周边不存在有[y]韵的汉语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假设嘉应客语在 500 多年前由[iu]变为[y]再转[i]，而粤北方言也同时由[iu]韵变成[y]韵，却不如祖语有[y]韵的解释简单。

2.2 流摄三等的韵母

流摄三等字在嘉应客语的读音比较统一，一般都是[iu]韵，只有在知章组有差别：梅县、

五华等粤东地区读[u]韵，如梅县话“寿”读[su]，与遇合三的“树”相同，跟精组的“秀”[siu]不同；淡水“寿”[siu]与“秀”同，与“树”有别；而新丰“寿秀”都读[siu]，“树”读[sy]。

粤东方言流开三念[u]韵明显受卷舌音声母的影响，而梅县话的前身知章组也应该为卷舌声母，到了晚近才合并于齿龈音，这一点也反映在知章组臻摄、深摄、曾摄和梗摄字的韵母读音上：它们的主要元音都是央元音[ə]，与有卷舌音的五华、大埔等方言相同，而珠江口一带的客语主要元音是[i]。按照这个规律，卷舌声母是后起的，其前身应该是能跟介母[i]拼合的舌叶音。这也说明新丰、香港和淡水的客语没有经过卷舌的阶段，而直接将舌叶音和齿龈音合并。变化的过程是：

(1) tʃi- → tʃə- (五华、大埔) → tʃə- (梅县)

(2) tʃi- → tsi- (新丰、淡水、香港)

如果嘉应客语的祖语中流开三韵母读[iu]，而遇合三也是[iu]，那么流摄就没有不随遇摄变化的道理，这两摄的字在今天便无法区别。这说明只有将嘉应客语的遇摄拟为[y]才较为合理，并且[y]的消失是相当晚的变化。

2.3 淡水话的启示

淡水话[iu]发音可以支持以上的推测。¹从外国传教士的资料(Hamberg 1853)，我们了解到嘉应客语各方言在150年前仍存在两套啞音，一般是舌叶/齿龈或卷舌/齿龈的对立，而目前这种情形只在粤东的兴宁、五华、大埔、揭西、丰顺等方言保存。在传教士的记录中，香港一带的遇摄知章组读[tʃu]、[tʃʰu]、[su]，今天这些字仍为[tʃu]、[tʃʰu]、[su]。而淡水话这些字读[iu]。这有三种可能：

(1) 嘉应客语祖语的遇摄除庄组外韵母为[iu]，淡水话保持着500多年前的情况。

(2) 淡水话的前身与梅县话相似，遇摄知章组字的韵母为[u]。

(3) 淡水话的前身与新丰话一样，遇摄韵母为[y]，且150年前也跟香港客语一样有两套啞音。

表面上，嘉应方言祖语以[y]或[iu]为韵母均可以接受。第一种可能如果成立，我们便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为什么淡水话只在知章组存古，而其他声母的遇摄韵母却跟香港客语和其他粤东客语相同，要经过[iu]→[y]→[i]的步骤？其他客语遇摄的[iu]又怎样跟流开三的[iu]区别而发展到跟流开三不同呢？

第二种可能可以不加理会。音理上来看，啞音后一般只有[iu]变[u]，或[y]变[u]，很少有相反的情况。

第三种可能在我们看来比较合理。[y]以声母为条件分别去圆唇化为[iu]和[i]。同样的解释也适用于其他粤东客语，精组的[y]韵变成[i]时，知章组的[y]韵还保留着，后来两套啞音合并，最后[y]才去圆唇化为[iu]。而其他粤东客语则是由于知章组的舌叶音声母变成卷舌时促使[y]去圆唇化为[u]。

梅县话止开三精组、庄组字韵母读舌尖元音。汉语方言的舌尖元音是后起的，在中原地区不早于宋代(竺家宁 1994)，在南方方言就更晚。因此嘉应客语的祖语应该没有舌尖元音，否则新丰方言就应该有舌尖元音或舌尖元音的痕迹。目前淡水、香港的客语虽然没有舌尖元音，但却有迹可寻(Lau 1999)。这表明舌尖元音是嘉应方言在粤东地区形成的，时间应该晚于公元1500年，即粤北、粤东客语分离以后。由于只在止摄精组、庄组字的韵

母舌尖元音化以后，遇摄精组字的韵母才可以去圆唇化，否则便会混在一起。因此嘉应客语的[y]韵变为[i]韵，时间应该在400-450年前左右，而且地理上分布非常广泛。

据淡水、香港的客语居民口述，他们的祖先是在清初从粤东的五华、兴宁迁来的。他们带来的客语没有卷舌音的痕迹，这表明卷舌音是在清初以后才发展出来的，不会多于300年，大概在250年前。

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遇摄庄组字韵母的读音。遇摄庄组字的韵母除了梅县话读舌尖元音外，新丰、淡水、五华、兴宁等地的客语都读[o]韵，这跟庄组字的发展有关（刘镇发2001）。

综上所述，几个客语的音变过程如表2。

表2 几个客语的音变过程

音变	时间	新丰	淡水	五华	梅县
止开三精庄组的[i]>[ɿ]	<500年前	-	+	+	+
知章组以外的遇摄韵由[y]>[i]	<450年前	+	+	+	+
舌叶音变成卷舌音而将	300年前	-	-	+	+
(i) 遇摄知章组[y]>[u]					
(ii) 流开三知章[iu]>[u]		-	-	+	+
卷舌音合并于齿龈音	<150年前	-	-	-	+
舌叶音合并于齿龈音	<150年前	+	+	-	-
知章组后的[y]>[iu]	<150年前	-	+	-	-
止开三精庄组的[ɿ]>[u]	约100年前	-	+	-	-

三 粤西南粤语[y]韵的消失

和嘉应客语一样，广东西南的四邑、阳江也没有[y]韵。请看表3。

表3 广东西南粤语[y]的分布

	泥组	精组	庄组	见组	疑母	晓组	知章组	日母	影组
	吕女	沮取需	助初疏	居区渠	鱼	虚	猪除书	如	瘀雨
台山	ui	ui	ɔ	ui	ui	ui	i	i	i
恩平	ui	ui	ɔ	ui	ui	ui	i	i	i
阳江	ei	ei	ɔ	ei	ei	ei	i	i	i
旧广州 ²	y	y	ɔ	y	y	y	y	y	y
香港	ey	ey	ɔ	ey	y	ey	y	y	y

以上方言音变的过程比较明显：[y]去圆唇化时分两组，遇合三的知章组和影组一类，其他声母一类。四邑话和阳江话遇合三知章组、影组的[y]韵都变成[i]韵。而其他声母四邑话变成[ui]韵，而阳江话变成[ei]韵。

阳江话[y]韵变为[i]韵时，应该还有两套齿音。知章组和影组声母当时是舌叶音，没有跟随精庄组的齿龈音变为[i]而保持撮口韵。变为[i]的字于是跟止开三合并，然后又断裂为[ei]。后来知章组和影组声母的舌叶音变为齿龈音（影组后来变为[j]声母），剩下的[y]韵才变为[i]韵，但没有赶上单元音断裂为复元音的变化。

台山话情况和阳江话类似，知章组和影组声母因为保持舌叶音，后面的[y]韵也得以保留下来，其余的[y]韵却断裂为[ui]而不是像阳江那样变成[i]。后来知章组和影组声母由舌叶音变为齿龈音，剩下的[y]韵才变为[i]韵。

与台山话相比，香港和广州粤语也以知章组和影组声母为条件保留[y]韵，由于疑母字的声母也在之前脱落，疑母也归并到影组，其他声母后的[y]断裂为[ey]。这也应该发生在两套啞音合并以前，否则精庄组跟知章组和影组将无法区别。由此可见，在珠江口和广东西南粤语中，知章组和影组的声母作为音变条件是有其普遍性的。

由于有较完整的文献记载（Bridgeman1841, Ball1883, Eitel1910），我们可以确知广州话高元音断裂和啞音合并分别发生于150年前和100年前左右，而止撮三等字的韵母由舌尖元音[ɿ]变成[i]也是公元1900年前后的事。由于缺乏资料，我们只能根据广州话推论阳江和台山话的变化是300年内发生的。珠江口一带方言的啞音在过去一个世纪内也曾由舌尖元音[ɿ]变成[i]、[u]或[ɥ]（Lau1999）。这几个方言[y]韵的变化历史拟如表4。

表4 广东西南粤语[y]韵的变化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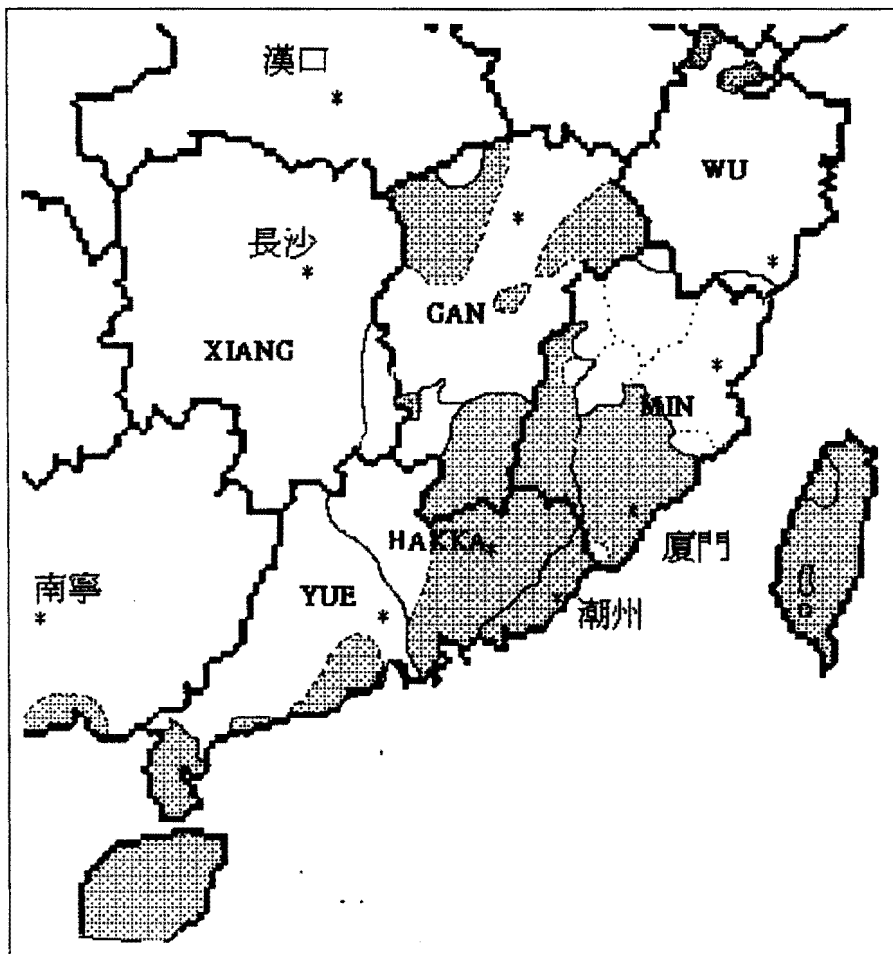
音变	时间	阳江	恩平	台山	广州
止开三精庄组的[i]>[ɿ]	>300年前	-	+	+	+
疑母声母脱落	>300年前	-	-	-	+
知章影组以外的遇摄韵由[y]变为	200-300年前	i	ui	ui	ey
[i]断裂为[ei]	200-300年前	+	-	+	+
舌叶音合并于齿龈音	100-200年前	+	+	+	+
知章影组后的[y]>[i]	<100年前	+	+	+	-
止开三精庄组的[ɿ]变为	<100年前	-	ɥ	u	i

此外，粤语山合三、山合四的[yn]/[yt]在阳江话和台山话也分别读作[in]/[it]或[un]/[ut]（台山有少部分为[uon]/[uot]），撮口韵也已经消失。它们的音变历史比较难以确定，但可能也是近代才发生的变化。

四 结论

从嘉应客语和粤西南粤语[y]韵发展的比较，我们可以肯定[y]韵在大约300至450年前曾经存在于广东的粤语和客语的每个方言中。[y]韵的消失是明末至清初间发生的音变，这一音变也发生于闽南语和闽西客语，从而在地理上形成一个连续体。这表明明代中叶或之前所有的客语和粤语都曾有[y]韵。[y]韵在近代才消失。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广东西南粤语[y]韵的消失较客语为晚，消失的规律也不一样。由此看来，[y]韵消失的变化可能是由福建南部开始的，向西蔓延到客语，然后波及粤语。

此外，嘉应客语的历史比较容易掌握，主要因为嘉应客语的人口从明代中叶以来一直在迁移之中，我们可以从迁居各地人口的历史推测音变发生的时间，而粤语人口在近代却没有类似的迁移史，要确定音变的时间比较困难，但粤语有较充实的历史史料记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疑难。



附图 东南方言[y]韵分布图（阴影部分）

附注

- 1 淡水话为作者最近之调查结果。
- 2 根据 Bridgeman (1841)。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 1989 《汉语方音字汇》，文字改革出版社。
- 曹树基 1997 《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明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
- 陈滔 2001 广西合浦县廉州镇廉州话音系，汉语方言学会第十一届学术年会论文。
- 蓝小玲 1999 《闽西客家方言》，厦门大学出版社。
- 李如龙、张双庆 1992 《客赣方言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 刘纶鑫 2000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刘镇发 1998 客家人的分布与客语的分类，载《第二届客家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
- 刘镇发 2001 庄组跟介母[i]的语音配列与内外转，载《声韵论丛》。
- 俞允海、苏向红 2001 《浙北吴语声韵调研究》，黄山书社。
- 袁家骅 1989 《汉语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
- 詹伯慧、张日昇 1987 《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之一：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香港：新世纪出版

社。

周日健 1990 《新丰方言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竺家宁 1994 近代史上的舌尖韵母，载《近代音论集》，台湾：学生书局。

庄初升 1999 粤北客家方言的分布和形成，《韶关大学学报》第4期。

Ball, D. 1883 *Cantonese made Easy*. Kelly and Walsh Ltd. (Hongkong)

Bridgeman, E. C. 1841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S. Wells Williams. (Macao)

Eitel E. J. 1910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Kelley and Walsh Ltd. (Hong Kong)

Hamberg, T. 1853 *Hakka English Dictionary*. (未出版，收藏于瑞士巴塞尔巴色教会总部图书馆)

Lau Chun Fat. 1999 The pronunciations of Zhishe Kaihou Rimes in Yue and Hakka dialects of Guangdong. 香港语言学学会学术年会论文。

The Loss of the Front Rounded Rime [y] in the Hakka and Yue Dialects

Abstract The loss of the front rounded rime [y] in the Hakka and Yue dialects of Guangdong was found to be a recent sound change. With careful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dialects, the use of the migration history of Hakka speakers in the past few centuries plus the romanization records, this study shows the steps in detail which lead to the loss of [y] in these two dialects.

Keywords Hakka dialects; Yue dialects; the rounded high front rim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刘镇发 厦门大学中文系)